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宋 長洲王楙著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貨為赭衣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餘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替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榭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蕭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為一詩言耳

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為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為人對范元寔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

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喻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腸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夏鳴瑟。

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義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鄆。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撐犁事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皋屬文。徒自成於駢散。沈元用啟。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

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其後如崔嵬
佺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賜絹百疋僕考
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
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疋詔公卿
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
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生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級之外服加於肩上也
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著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囊囊也荷乃負荷之
荷人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
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
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

綴紫荷鋒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籥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為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蜈蚣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為蜈蚣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不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竝為蜈蚣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蜈蚣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蜈蚣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諭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

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學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彊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實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彊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彊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謂與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
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為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
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
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蜂江珧
柱格韵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
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
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
者哉詩文比之螭蜂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
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
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

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芘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蘆李伯巽詩曰香蘆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為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芘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

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寃。古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感樂為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為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為疎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為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為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為相，宣制曰：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鄴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鄴，誤以

為沛地之嗟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姚合詩曰：鄴侯宅過謙。賈島詩曰：住處鄴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鄴侯也。唐書釋文：鄴南陽縣名，則盱眙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為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

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為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為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即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宋長洲王楙著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羣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為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甯縣有灊山為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即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即廬之南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為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為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為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攷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攷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為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為斛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曰。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柰何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

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為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竢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並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攷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

腐流行。迅風折樹。五星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阜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為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眾。宜以為相國。位在太傳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啟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怒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曾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蕪末胄稱玉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綰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分葉散夫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媯陳田王氏五姓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為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何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是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知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

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十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初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賈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鞞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

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為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縠奏御紫牀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曰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遙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馬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為延字非媽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媽字矣攷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為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媽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為二音河北混為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為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為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為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為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為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為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偏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烏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

於道也。誤以施字為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甯元年，單于入朝，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嫱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為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

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下中三篇。難張叔遠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

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訕，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比君

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土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為阿堵也。今直稱錢為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宋 長洲王楙著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
哲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為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與五子。令
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
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
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李遷哲為刺史歸。妻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
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閭人守護。遷哲每鳴
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
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具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為子孫作活。至老死
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此政樂爾。苟為不然。雖官尊年

高何益於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逝。覺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怛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遊蓬華之下。仰事俯育。國圖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為樂。又不如不與之為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諠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諠。文帝時為梁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攷之。諠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諠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諠為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為曾祖。自諠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諠視捐之為三世孫。視光為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

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群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及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為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

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為常山。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爽，以爽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辨裝為辨嚴，或者以為稱人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即辨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公。山岳為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為富陽。斬春為斬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緇。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為次廬。至唐又選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煬帝

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處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富人富人富人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照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憲。玄宗諱隆基。憲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氏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為閣中。隆康為普康。隆龕為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蘇豫改名源明。以薯蕷為薯藥。至本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書曰發書。德宗諱適。改括州為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堪。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為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昂。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萬。宣帝諱忱。常諱改名損。穆諱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拆敬氏為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武

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孝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温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脩晉以毘陵封東海王世子毘以毘陵為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為崇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為鄮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滑劾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温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為孟同范曄以父諱秦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翽祖父諱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密為蠶糖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為武明王以武成縣為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齊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為嚴合為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侶案說文自有侶

穆字以昭為侶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齋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細素雜記亦莫曉而可僕考之蓋唐初為世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遜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為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為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鬢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便餅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

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為信其託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為盡李邕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邕不動風塵曉入秦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

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為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為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

景仰前脩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脩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明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耶釋之子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辨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為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考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緣坡竹。注：王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作。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僅約耶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為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書篋，存為髯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舊有坡

仙簡將王會之校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卻回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為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為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為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卻可以為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為除贈曰司空。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行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為司徒。公。趙戒為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為不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為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宋 長洲王楙著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德。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敝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己。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恤。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己。出怨望之言。借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真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恤。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過者雲等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穿

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茗溪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攷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

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蘇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樓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組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閒為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庵舍見窗壁閒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

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臣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啟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軌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吊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吊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吊喪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大略如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脩碑曰。勤乎儉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

遂遠朝廷使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愆嚴發碑曰鵠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皜然涅而不淄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攷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為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耶遂進擊魏益為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為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為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為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斂兵旁次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泜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帥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

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為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洽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洽。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慕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端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攷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

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為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謂贏羊之先當不敵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散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為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攷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飢餓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

甯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為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牀施於僧亦不為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為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為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為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為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為異嗚呼率天下為偽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蓴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為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觀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緬素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啟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菘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具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

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適年以來有司狃於姑息所在習頑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為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劍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千釭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

梨花時熟。號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覓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並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書清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終

宋 長洲王楙著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為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為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為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為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為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

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為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為此官。而任遐為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武，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十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

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祿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為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為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十餘家少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為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劾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為離我兄弟眾恒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劾通之故知爾初劾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愛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

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為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十斤。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緇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即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寶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軍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

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紫綬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為縣不以為煩蓋以此也今人為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布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我僕觀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為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

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為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即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為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鳴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啞。還書一啞。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為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癡。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祇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

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鷓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鷓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溫得揚雄酒一鷓乃作鷓夷之鷓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與僕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鑿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為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為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類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揚龔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

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奠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
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
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
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
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此說甚
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
之其說出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
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
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綴書二
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子曹操相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為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斗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

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屏。實掌喉脣。尚書為喉舌。而以為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啟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
白飯馬青芻之意。僕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
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終

宋 長洲王楙著

酈生事不同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為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倨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十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偃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為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兜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兜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為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為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兜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兜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嘔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内，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為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政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瘖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瘖首疾鄭注瘖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瘖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瘖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瘖為消病惟禮部韻瘖字

下注酸痛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痛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認二字為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當。為母而致冰鱗。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遊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儼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為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鮫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闔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闔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鮫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鮫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鮫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為祝鮫是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鮫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疎賔望衛悅祝

鮑眇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闈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闈則藥欄尤分明也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鬢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茗谿漁隱亦引藥為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末之闈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

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裘

以十年為一裘。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裘。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裘。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為第八裘。蓋以十年為一裘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裘之期。又曰。慶闡開八裘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蓋改開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諱。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孫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祭之。乃真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哀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

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十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稱翁姑為官家

吳人稱翁為官。稱姑為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孺閔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歿。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卧雪二安

錄吳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皆

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兵。書紅葉之鄭。前有度。後有谷。致冰鮮之玉。前有祥。後有延。

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鑄。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邊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為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